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全蜀藝文志卷三十五 六

詳校官内閣中書臣李　秉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録監生臣莊文焜

全蜀藝文志卷三十五

明 周復俊 編

記丙

禮殿柱記

失名

漢初平五年蒼龍甲戌旻天季月修築周公禮殿始自文翁應期鑿度開建類宮立堂布觀廟門相鈎缺一字司慢延公辟相承至于甲午故府梓潼文君增造吏寺二百餘間四百年之際變異蠭起璇璣離常玉衡失統强

桀并兼人懷僥倖戰兵雷合民散失命烈火飛炎一都之舍官民寺室同日一朝合為灰炭獨留文翁石室廟門之兩觀禮樂崩壞風俗混亂誦讀已絕倚席離散夫禮興則國化郡將陳留高君節符典境迄斯十有三載會缺一字複亂缺一字慮匡救濟民塗炭閔斯缺一字虛缺三字冠學者表儀缺三字大小推誠興復第館八音克諧鬼方來觀為後昌基缺一字神不

周公禮殿記

漢初平五年蒼龍甲戌旻天季月修舊築周公禮殿始自文翁應期鑿度開建泮宮立堂布觀至于甲午故府梓潼文君增造吏寺二百餘間四百年之際璇璣離常玉衡失統豪傑并兼人懷僥倖戰兵雷合民散失命烈火飛炎一都之舍官民寺室變為灰燼留文翁石廟門之兩觀禮樂崩壞風俗混亂誦讀已絕四字不明夫禮興則民惇樂興則國化郡將陳留高君四字不明典境迄斯十三載七字不明救民塗炭二十字不明興復學舍八音克諧兕方来

觀

右周公禮殿記前所載見洪适隸釋後所載見史子堅隸格中有数字不同載之以備參考

益州夫子廟碑記　唐王勃

述夫帝車南指遁七曜于中階華盖西臨藏五雲于太甲雖復星蕩越三元之軌躔可尋雷雨沸騰六氣之經綸有序然則撫銅渾而觀變化則萬象之動不足多也

握瑆鏡而臨事業則萬機之湊不足大也故知功有所服龜龍不能謝鱗介之尊器有所歸江漢不能竊朝宗之柄是以朱陽登而九有照紫泉清而萬物覩粤若皇靈草昧風驪受河洛之圖帝象權輿雲鳳錫乾坤之瑞高辛堯舜氏没大夏殷周氏作達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衣冠度律隨鼎器而重光玉帛謳歌反宗禋而大備洎乎三川失御九服蒙塵俎豆喪而王澤竭鐘鼓衰而頌聲寢名陵髙會諸侯輕漢水之

威踐土同盟天子窘河陽之名三黴制度秉戰道而横流千載英華與王風而掃地大業不可以遂絶由是河洛兆朕素王開受命之符天地氤氲玄聖擧乘時之策興九圍之廢典振六合之頽綱有道存焉斯文備矣夫子姓孔氏諱丘字仲尼魯國鄒人也帝天乙之靈苗宋微子之洪緒自玄禽翦夏浮寶玉于南巢白馬朝周戴旌旗于北面五遷神器琮璜髙列帝之榮三命雄圖鍾鼎冠承家之禮宣尼丘誕睿下屬于防山泗水載靈遥駞

于汶上禮樂由其委輸人儀所以来蘇排禍亂而構乾
元掃荒屯而樹真宰聖人之大業也若乃承百王之丕
運總千聖之殊姿人靈昭有作之期嶽瀆降非常之表
珠衡玉斗徵象緯于天經贊像龍尊集風雲于地紀亦
猶三階瞰月恒星知太紫之宮八桂衝霄羣嶺辨中黄
之宅聖人之至象也若乃順時而動用晦而明紆聖哲
于常師混波流于下問太陽亭午收爝火于丹衡滄海
浮天控涓涔于翠渚西周捧袂僊公留紫氣之書東海

摳衣郊子叙青雲之袂接輿非聖詢去就于狂歌童子何知屈炎涼于詭問聖人之降跡也若乃參神揆訓鍊道和倪辱太白于中郊絆乘黄于下邑湛無為之跡而衆務同并馳不言之化而群方取則雖復霓旌羽旆齊人張夾谷之威八佾三雍桓氏逼公宫之制洎乎歷階而進宣武備而斬俳優推義而行肅刑書而誅正卯用能使四方知罪争歸舊好之田三家變色願執陪臣之禮聖人之成務也若乃乘機動用歷聘栖遑神經幽顯

志大宇宙東西南北推心于暴亂之朝恭儉溫良授手于危亡之國道之將行也命道之將廢也命歸齊去魯發浩歎于衰周厄宋圍陳奏悲歌于下蔡聖人之救時也若乃筐篚六藝筌蹄五典折旋洙泗之間採賾唐虞之際三千弟子攀膺化而升堂七十門人奉洪規而入室從周定禮憲章知損益之源反魯裁詩雅頌得絃歌之首備物而存道下學而上達援神叙教降赤製于南宮運斗陳經動玄符于北洛聖人之立教也若乃觀象

設教三百八十四爻四十有九窮神知化應萬二千五百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觀陰陽而寄天地以鼓天下之動以定天下之疑索衆妙于重玄纂羣微于太素聖人之讚易也若乃靈襟不測睿視無涯石砮昭隼集之庭土缶驗羵羊之井稽山南望識皓骨于封禺蠡澤東浮考丹萍于夢渚麟圖鑒遠金編題佐漢之符鳳德鉤深玉策筮亡秦之兆聖人之觀化也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方外脫屣人間奠楹興夕夢之災負

杖起晨歌之跡撓虹梁于大厦物莫能宗推日觀于魯丘吾將安仰明均兩曜不能遷代謝之期序合四時不能革盈虛之數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爲而不有用而不窮五教遠而微言絶十哲喪而大義乖九師爭大易之門五傳列春秋之幅六體分于楚晉四始派于齊韓淹中之妙鍵不追稷下之高風代起百家騰躍攀戶牖而同歸萬匠驅馳仰陶鈞而共貫猶使絲簧金石長懸闕里之堂荆棘蓬蒿不入昌平之墓聖人之遺

風也道揚十聖光被六虛乘素履而保安貞垂黃裳而獲元吉故能貴而無位履端于太極之初高而無名布政于皇王之首千秋所不能易百代所不能移萬乘資以興衰四海由其輕重雖復質文交映瞻禴祀而長存金火遞遷奉琴書而罔絶蓋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云聖人觀神道設教而萬物伏焉豈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國家襲宇宙之淳精據明靈之寶位高祖武皇帝以黃旗問罪仗金策以勞華夷太宗文

武皇帝以朱程承天穆玉衡而正區宇皇上宣宗祖之
累洽奉文武之重光稽歷數而坐明堂陳禮容而謁太
廟八神齊饗停旒太史之宮六辨同和駐蹕華胥之野
文物隱地聲明動天樂繁九俗禮盛三古冠帶混并之
所書軌八紘閭閻無匹之鄉烟火四極竭河追日夸父
力盡于楹閭越海陵山豎亥塗窮于廡下董腴廣被景貺
潛周乾象著而常文清坤靈滋而衆寶用溢金膏于紫
洞雨露均華棲玉燭于玄都風雷順軌丹蓂翠菌藻繪

軒庭鳳彩龍姿激揚池禦殊徽肸蠁不召而自至茂祉昭彰無幽而不洽雖復帝臣南面降衢室而無爲岱畎東臨陟名山而有事靈命不可以辭也大典不可以推也由是六戎宵警横紫殿而擬金五校晨驅蹴玄雲而噴玉星羅海運嶽鎮川渟登碧墠而會神祇御玄壇而禮天地金箱玉冊益睿算于無疆珉檢銀函署靈機于不竭功既成矣道既真矣歷先生之舊國懷列聖之遺漉翔赤驥而下云亭吟翠虬而望鄒魯泗濱休駕杳疑

汾水之陽尼岫凝鑾暫似銅山之典廼下詔曰可追贈太師託鹽梅于異代昂路生光寄舟楫于同時泉塗改照咸亨元年又下詔曰宣尼有縱自天體膺上哲合兩儀之簡易為億載之師表顧唯寢廟義在欽崇如聞諸州縣孔子廟堂及學館有破壞并向来未造生徒無肆業之所先師闕奠祭之儀久致飄零深非敬本宜令諸州縣官司速加營葺九隴縣學廟堂者大唐龍朔三年鄉人之所建也爾其州分化鳥境徇蹲鴟贏鼠錦室于中

區託銅梁于石地玉輪斜界神龍蟠沮澤之雲石鏡遥臨寶牒秘禺山之影天帝會昌之國上照乾維英靈秀出之鄉傍清地絡庠序由其糾合纓弁所以會同文翁之景化不渝智士之風猷自遠于是雙川耆老攀帝奬而翹心三蜀名儒相成均而變色探周規于舊宅詢漢制于新都開基于四會之躔授矩于三農之隙土階無級就擊壤于新懽茅茨不剪易曾巢于故事莊壇文杏即架椽欒夾谷幽蘭爰疏戶牖儀刑莞爾似聞沂水之

歌列侍閭如若奉農山之對緇帷曉闢横組帶于西河
絳帳宵懸聚青衿于北海雖秋禮冬詩之化以洽于齊
人而宣風觀俗之規實歸于上宰銀青光禄大夫譙國
公諱崇義大武皇帝之支孫河間大王之長子髙秋九
月振玉甊于唐丘寳算千齡躍璇蚪于太渚我國家靈
命東朝抗裘冕之尊宗子維城南面襲軒裳之重析玄
元之緒擁朱虚之位拜玉節于秦京輝金璋于蜀郡玄
機應物潛銷水怪之災丹筆申寃俯絶幽精之訟魏文

侯之擁篲道在而謙尊董相國之垂帷風行而俗易司馬宇文公諱純河南洛陽人也皇根帝緒列五昴于三朝青瑣丹梯跨千尋于十絶仲舉澄清之轡未拯夷塗士元卿相之材先登上佐氷壺精鑒遙清玉壘之郊霜鏡懸明下映金城之域縣令柳公諱明字太易河東人也梁岳之英長河之靈沐江漢之粹精待天衢之元亨旌旗赫奕于中古珪組陸離于下葉鳳巖抽律擢魯秀于龍門驪穴騰姿吐榮光于貝闕自朱絲就列光膺令

宰之榮墨綬馳芬高踐郎官之右仙凫旦舉影入銅章乳
翟朝飛聲含玉軫臨邛客位自高文雅之庭彭澤賓門
猶主壺觴之境曠懷足以御物長策足以服人重泉之
意訓大行單父之謳謠遂遠猶為夏絃春誦俗化之樞
機西序東膠政利之根本上祇朝憲下奉藩維爰搜複
廟之儀載闢重欄之制三門四表煥矣維新十哲宗師
肅焉如在將使圓冠方領再行鄒魯之風銳氣英聲一
變賨渝之俗于是侍郎幽思擒鳳藻于瓌林丞相高材

排龍姿于壁沼遺榮處士開簾詮孝悌之機頌德賢臣
持節聽中和之樂其為政也可久其為志也可大方當
變化立極儀刑萬宇豈徒偃仰聽事風教一同而已哉
勑幼乏逸才少有奇志虛舟獨泛乘學海之波瀾直轡
高驅踐詞場之閫閾觀質文之否泰衆矣考聖賢之去
就多矣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孔子者也嗚呼今古代絕
江湖路遠恨不得親承妙旨攝齊于游夏之間躬奉德
音攘袂于天人之際撫身名而永悼瞻棟宇而長懷嗚

嗚呼哀哉故為銘曰五帝既沒三王不歸天地震動陰陽
亂飛山崩海竭月缺星圍禮樂無主宗禋遂微大哉神
賢與時迴慱應運而生繼天而作龍躍浩蕩鵬飛寥廓
奄有人宗遂荒天爵尼山降彩泗濵騰氣志匡六合神
經萬類夾谷登庸中都歷試睿情貫一玄猷絶四棲遑
教跡莫覩河圖違齊出宋歷楚辭吴風衰俗毁禮去朝
無麟書懐卷鳳德終瓜杳杳靈命茫茫天秩吾道難行
斯文易失式宣六藝財成四術虚往實歸升堂入室邈

矣能仁悠哉化主力制羣辟權傾終古陸離彩爍蟬聨
茅土涉海輕河登山小魯皇家載造神風四極檢玉題
祥繩金署德聿懷聖跡同亨天則迺睿台庭爰昇袞職
玉津同派金堤茂坂智士高風文翁渾遠甿淳壤沃聲
和俗愿載啟仁祠遂光儒苑沈沈壼奥肅肅扃除靈儀
若在列配如初槐新市密杏古壇疎楹疑置奠壁似藏
書泛泛寰中悠悠天下徇名則衆知音葢寡碔石參瓊
遂風亂雅仲尼既歿天何為者

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縣學先聖廟堂碑文

并序

楊炯

序曰銀衡用九天門壓西北之荒銅蓋虛三地戶拆東南之野迴七星于上列大清不能潛混茫之機環四海于中州巨塊不能秘生成之業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擬諸形容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行其典禮靈圖廣運百姓日用而不知神理潛行萬方樂推而不厭古者熊山南眺金崇衎上帝之居鳳穴西臨玉室考爰皇之宅

五龍秉正按天讖以希徵六羽提衡驗星謠而罕漫洎乎尊盧赫胥之代驪連栗陸之君皇名邁乎上玄帝圖始于中葉莫不憑三靈之寶位鼓舞陰陽籍六合之尊名財成宇宙未有貴而無位博而無名大禮由其再造大樂出其一變蕩蕩乎人無得而稱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若夫司徒立勲于天地還承帝嚳之家徵子開國于商周仍纂成湯之業雖玄禽歷數推移于景宅之都而白馬旗裳赫奕于風丘之國由是千年有屬萬物知

歸乾坤合而至德生日月會而明靈降奎婁胃昴風馳白虎之精角亢房心雲鬱青龍之祉君王異表儀石紐而法丹陵輔相宏姿狀皐陶而圖乎産豈上鑿乾象擒光芒于北斗之宫括成地形騰粹氣于東山之曲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神冥造化德合陶鈞獲沖用于生知運幽幾于性道窮庶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覩者不識其靈仰者不知其德步三光于太極照曜三門含萬象于中區聲明萬國惟深也能通天下之志惟

幾也能成天下之務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道尊德貴挫銳同塵始于中都宰終于大司寇能使長幼異節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偽奸雄獨立初明兩觀之誅正教未行仍赦同狴之罪盟齊侯而歸四邑夷不亂盟黜季氏而覆三都家無藏甲非天下之至剛其孰能與于此青光歇滅赤籙衰微一注為海岱之尊一戰有河防之霸故得三王不相襲禮亡于寇戎五帝不相沿樂入于河海是以哀生靈之板蕩痛寓縣之分崩

歷聘諸侯栖遑異國其為大也法象莫之能容其為高也黎元莫之能覩時非我與遂厄宋而圍陳道不吾行終樂天而知命非天下之至柔其孰能與于此太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高滄海不讓細流故能成其大自季孫之賜我也交益親矣自敬叔之乘我也道彌尊矣于是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金人右對仍觀太祖之階斧扆前臨還訪周公之位然後刪詩書而讀易象動天地而感鬼神運百代之舟車開千齡之戶牖是故雷精

日角聞道德而摳衣月頰山庭奉琴書而撰杖非天下之至文其孰能與于此智以藏往有感而必通神以知來無微而不照論五行于帝輔潛觀大皡之光揆七廟于天災預察疉王之過星流十月徵歴象于衰周日汎三江採謳謠于霸楚神無方而易無體聖人通變化之津河出圖而洛出書聖人悟興亡之兆非天下之至明其孰能與于此極天蟠地之禮俯仰揖讓之規百神于是會昌二儀以之同節非禮無以别父子兄弟親疎之

序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本之于元氣徵之于太古聖足以法于九圍道足以用于八極服先王之制度黜紅紫而無施欽上帝之明威遇風雷而有變非天下之至恭其孰能與于此五行四氣十二月還相為本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至音將簡易同和廣樂與神明合契盛于中國還陳武像之容奄有四方自得文王之操南風奏雅知大舜之溫北里宣淫體殷辛之暴非天下之至和其孰能與于此悲夫日中則昃動靜

之常也月滿則虧盈虛之數也自太平王佐委龍翰于
芳年禮義霸臣摧獸文于華月則知天之將喪也則知
道之將廢也雖復頽山壞木兆悲歌于兩楹夏棟周牆
陳盛則于三禮猶使文明昭爛百王知察變之機鐘石
鏗鏘萬代挹希聲之樂信可謂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
天下利者莫大于聖人也既而三河失統九州之寶幣
不歸四塞提衡萬里之長城繼作星祆日祲乾象暗而
恒文乖禮壞樂崩彞倫斁而舊章缺洎夫碭山休氣潛

膺赤帝之圖沛國真人密召黄星之録尊褒成之厚級
殷崇聖之榮班學校于是大興文武由其不墜年當晉
宋運拒周隋太山覆而崑崙倒天柱傾而地維絶三重
赤暈還開爭戰之端千里黄埃荐有干戈之務亂離瘼
矣黔首何依王室蠢然蒼生無主閭閻匝地今來為講
武之場荆棘參天何日作談經之市皇家撥亂反正應
天順人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馳攙搶而掃欃上廓
鵬雲決河海以澄姦下清鼇極今天子握大象運洪鑪

星重輝海重潤乾迴北列垂衣裳于太紫之垣日出東方備法駕于中黄之道溟涬之無天無地盡入提封伯陽之有物有象咸秉禮節太階三襲明瑞氣于朱符中極四遊法祥光于玉燭東膠西序雲閣蓬丘國號陶唐家成鄒魯遂使西山童子陳謌謡于壁水之前南國老人受几杖于環林之下乾坤之大德行矣皇王之盛節明矣江茢鄗黍晨昏薦帝之祥鳯穴麟州晷刻因天之瑞乘輿乃選吉日恊靈辰詔風伯以行觀促雷師而出

豫房為天駟仍施列鈌之鞭斗為帝車即動招搖之柄奠玉帛奏金絲登介丘下梁甫擁神休而尊明號莫之與京按玉冊而考銀繩于斯為盛于是迴輿轉斾臨曲阜之郊畿駐蹕停鑾訪雲壇之軌跡若使九原可作大君得廊廟之才千載有知夫子記風雲之會即以乾封元年追贈太師禮也咸亨元年又詔曰宣尼有縱自天體膺上哲合兩儀之簡易為億載之師表顧惟寢廟義在欽崇諸州縣廟堂及學館有破壞并先來未造者遂

使生徒無肆業之所先師闕奠祭之儀久致飄零深非敬本宜令州縣速加營葺新都學廟堂者奉詔之所立也因三農之暇陳複道之規考幃帳于西京訪埃塵于東魯海梁桂柱深沈風雨之津鏤檻文榥曠望江山之表納流雲于上棟白日非遥披濁霧于中階青天在矚雕鐫暐曄窮妙飾于重欄山海髙深盡靈姿于岌宇門生侃侃如陪文杏之壇胄子鏘鏘若預崇蘭之室每至南方二月草樹華滋北陸三秋風烟摇落莫不列蘋蘩

于上席行禮敬于質明奠椒桂于中罇敬神明于如在爾其邑居重複原野平蕪出江千之萬里入參星之七度龜城諤諤煥繁霞于百尺之樓蛟浦澄澄洗明月于千秋之水文翁舊學日往年歸劉禪平堂烟荒霧慘武侯龍伏猶觀八陣之圖壯士蛇崩仍辨五丁之石左巴右獠之勝域陸海三江之輿壤大都督周王皇第八子也玄元繼天而作降仙才于玉斗之庭武昭應運而生開霸業于金城之域五潢高瑛流滋液于咸池十日旁

羅散光華于若木星懸帝子遥澄井絡之郊岳列天孫遠控彭門之野姬公以明德之重行寳化于周南曹植以懿親之賢發金聲于魯北通議大夫長史南陽来恒随十二衛大將軍榮國公之元子申侯太岳鎮其靈襟傳説長河昭其神彩龎士元簮西申之逸羽始践題輿管公明絆東道之雄姿初臨别乘朝議大夫守司馬宇文純左衛將軍靈州都督之次子台門㒸族傳呼棨戟之榮玉質金相海若河宗之寳庚氷清識得嚴令而非

常桓温貴遊無車公而不樂縣令鄭玄嘉滎陽人也東
周王喬北海金宗列矛戟之森森吐風流而倩倩尺兵不
用瑕丘有上德之君枹鼓無聞洛陽有神明之宰丞京
兆韋德工主簿扶風馬仁礪尉清河張嗣明北地傅懐
愛等荆藍灼爍鄧杷扶踈許玄度入風月之清閑郭林
宗獲神仙之妙境南昌晦迹共梅福而齊衡左部韜真
與喬玄而等列博士張玄鑒助教費仁敬等碧雞雄辯
則江海沸騰白鳳宏辭則烟霞噴薄一州聞道親居典

學之官四子乘風来聽中和之曲圓冠列侍執巾奏于西階大帶諸生受詩書于北面泮宮之上更開通德之門小學之前復見華陰之市鄉望等魚文驥子震曜于平原漢文巴姬駢羅于甲第杜陵亭長終成輔相之才桐鄉嗇夫且著廉平之號莫不公私務隟即聽絃歌陰雨時閒仍觀俎豆逍遥城郭拜夫子之靈祠髣髴風塵見夫子之遺像天道之機衡莫測下問書生陽精之遠近未知来求小子當仁不讓思齊于上古之名遊聖難

言有愧于中郎之石其辭曰

太虛寥廓洪鑪噴薄上綴二宮旁清八絡玄津獨化聖人攸作蛇柱爲居龍門是託爰清爰淨惟寂惟寞龜讖韜名魚圖表靈火紀雲紀天正地正君臣禮制宇宙輝明文武既沒成康遂行羣飛海水若羽天星玉筐魯裔金符遠系鐘石雖遷山河不替乾坤降德陰陽合契虎嘯風清龍騰雲逝三元載停萬方攸濟魯道既昏綿綿若存祿移公室政在私門學而方仕謙

而彌尊聽之也厲即之也温義責齊國刑懲季孫
多能惟聖道廢惟命天下莫容諸侯走聘至于是國必
聞其政仁義立身温恭成性不圖為樂終悲擊磬
九野八方栖栖遑遑從周返魯考夏觀商先王道術夫
子文章可以可大為龍為光星衡入室月準升堂
智周通塞神無語默幾然而長黯然而息漢承周運胡
亡秦國察往知来研精茂德無必無我自南自北
萬象皆宗千靈共同惟變所適居常待終樂天知命匪

我求蒙北辰之北東海之東百王遺訓萬世餘風
時亡玉斗運鍾陽九周井龍沉秦原鹿走生人卷舌道
路鉗口禮樂崩頽典章殘朽萬邦請命三靈授手
日角昇圖星精應符載揚風教重闡規模數遷三紀年
當五湖星芒夜指日暈朝枯環林摧折璧沼荒蕪
赫矣髙祖粵若稽古丕哉文皇照臨下土坤維旁綴乾
紘上補鯤化三千龍飛九五爰及列聖重規襲矩
我君文思念兹在兹金鏡八海珠囊四時三雍九室秋

禮冬詩絳帳語道青衿質疑載垂仙謨廣創靈祠
披圖按籍遠求陳跡玉檻烟開金牕雨闢睟儀偘偘雲
居寂寂弟子摳衣門人避席階列簠簋庭羅絲石
地接臨邛山橫劍峯滇池躍馬沮澤蟠龍中望擊節髙
門扛鐘陰靈肸蠁文雅雍容書池必變諜席常重
今還古往寂寥無尚太山既頽吾將安仰梁木斯壞吾
將安倣異代風行殊塗影響敢立言而徽聖兾得意而
忘象

全蜀藝文志卷三十五

全蜀藝文志卷三十六　　明　周復俊　編

記丁

進士題名記　　宋田況

蜀自西漢教化流而文雅盛相如追踪屈宋揚雄參駕孟荀其辭其道皆為天下之所宗式故學者相繼為與齊魯同俗然世有治亂化有隆薄士之出處貴賤實繫于此唐季五代政紀昏微斯文與人幾至墜絕國家之

起海内統一尭文舜明寖昌以大其設科攷士擢取之多則前王之所未有益州自太平興國以来登進士第者接踵而出天聖景祐中其數益倍至慶歷六年一榜得十八人皇祐元年得二十四人他州来學而登第者復在數外其盛也如此豈非世化治隆人隨而興乎主學者議建榮名堂于宣聖殿之東壮盡題皇朝及第進士名刻于石柱以示来者予喜聞而遂其請又為之序時皇祐二年五月一日也

經史閣記

呂陶

蜀學之盛冠天下而垂無窮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禮殿三曰石壁之九經蓋自周道衰微鄉校廢壞歷秦之暴至漢景武間典章風化稍稍復講時文翁為蜀郡守起學于市減少府用度以遺博士遣諸生受業京師招子弟為除縣且以補吏或與之行縣民用向化幾比齊魯自爾郡國皆立學實文翁倡之所謂石室者存焉至東漢之季四海板蕩兵火相仍延

及校舍絃誦寂絶儒俗不正興平中郡將陳留髙眹修舊補廢作為廟堂模制閎偉名號一新所謂禮殿者見焉至五代之亂疆宇割裂孟氏茍有劒南百度草創猶能取易詩書春秋周禮禮記刻于石以資學者吾朝皇祐中樞密直學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儀禮公羊穀梁傳所謂九經者備焉始漢景末距今凡十六代千二百四十餘年崩離變革理勢不常而三事之盛莫易其故然則冠天下而垂無窮非夸說也考實以議也惟

經史閣之成基勢崇大棟宇雄奥下視衆屋匪隘即陋聚書萬卷寶藏其間斯亦近類三事傳千百年而不可廢者乎龍圖閣直學士濮陽吴公因其成也會僚佐與蜀之士大夫及其講師徒弟凡若干人飲酒以落之德風洋洋頌聲愉愉布宣于一方有若闕里弟子集雩壇之下歌咏先王道德而歸諸聖門又若魯侯至泮水之上國人望其車旂和鸞而樂見之視其顔色笑語而有感恩向化之意嗚呼其盛矣哉公純誠好善治有本末

所至以勸學為先見一士可以語道誘進之常若不及
乃詩人所謂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也陶于是推
明公意而言焉夫治性脩身以及國家天下大畧本之
仁義其文莫詳于經監見古之人注措發施正邪粹駁
與其生民幸不幸其迹莫著于史世之學者不矜誦數
而率履其言不競多聞而慎擇其是則為有得亦庶幾
善學歟初閣之營建皆幕府太常博士王君霽之謀君
修潔有文嘗典吴興郡學絜其規範来遺諸生匪獨諸

閣也

御書大成殿額記　　　　席益

紹興六年十一月左廸功郎新成都府學教授范仲殳言臣所任成都府府學大成殿建于東漢初平間天下棟宇之古無過此者而未有題榜願陛下萬幾之間親御翰墨揭之殿額以示人文化成流道德之富覃及遠方之意上可其請即命仲殳乘傳以賜次年九月辛巳仲殳至自輦轂下臣益備位牧守率籲僚佐出迎于郊

拜受于先聖祠下圜冠方領之士濟濟翔翔閭巷阡陌黧老黄幼聳觀讙呼咸用欣戴天子闡融文教遐方作人之盛德罔不奮厲感激興于禮義嗚呼懿哉晉丞相王導有言方今戎虜煽熾國恥未雪忠臣義夫所共扼腕撫心宜正人倫設庠序使俎豆之事幽而更彰以著淳風流德化天子不以蜀之遐遼僻陋越在裔壤肆頒宸筆光裕黌宇烟霏露結之形鸞翔鳳翥之勢煥乎如日月麗天雲漢昭回可謂甚盛舉矣昔苗民逆命虞舜

舞干羽于兩階七旬而來格宣王興衰撥亂命召公以平淮夷其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臣雖駑劣敢不推廣上意聳動蜀之士大夫説禮樂敦詩書和衆安民慎固封守以仰裨中興之業追蹤前古無忝聖神樂育之恵臣益頓首幸甚紹興七年十月十日記

府學石經堂圖籍記　　前人

蜀儒文章冠天下其學校之盛漢稱石室禮殿近

世則石九經今皆存焉自孝景帝時太守文翁始作石室至東漢興平元年太守高眹作周公禮殿于石室東圖畫邃古以来君臣聖賢然亦有魏晉名流以故世傳西晉太康中刺史張收始畫非也殿有畫自高眹始殆收嘗增益之今壁間又有東晉人士盖收之後繼有畫者不知誰氏也齊永明十年刺史劉悛益以禮家器服制度偽蜀廣政七年其相毋昭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原令張德

刓書而刻諸石本朝因禮殿以祀孔子為宮其旁
置學官弟子講習傳授故蜀帥尚書右丞胡公宗
愈作堂于殿之東南隅以貯石經益之先人鎮蜀
奏秩文翁髙朕于祀典又請樂工于朝教士以雅
聲而後頖宮之禮樂文物粹然近古自國家三雍
之外無與比者鄉者中州陸沉惟蜀頼天子神聖
威武保得生聚邑屋而吏視軍賦為急春秋釋奠
守者不親行敎下吏攝事以故風雨鳥鼠之虞不

至甞舍盖自東漢興平元年嵗在甲戌始作禮殿逮我宋紹興六年丙辰歷年九百四十有三其閒僞蜀刻石經之嵗是為晉開運甲辰至是一百九十三年矣益實受命盡護全蜀兼行太守事兹嵗八月諏日在丁郡文學藏儀吏以不圮板築之功雖垂軒皇之衣裳舞有虞之干羽自當功成于理外如其不然則伏謁行鄉射于東京征伐之閒王導興學校于江左草創之始是真迂闊者矣聞此

而猶未喻吾將賦子衿之三章悲原氏之將落也尚友君子者知此心哉紹興七年記

## 石經始末記

范成大

石經已載前記晁子止作考異而為之序考異之作大抵以監本參校互有得失其間顛倒缺訛所當辨正然古今字畫雖小不同而實通用耳考異并序凡二十一碑具在石經堂中子止之序曰鴻都石經自遷徙鄴雍遂茫昧于人間至唐太和中復刋十二經立石國學而

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鏤之板故今世大學之傳獨此二本爾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偽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于學宮而或又云毋立裔依太和舊本令張德釗書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高穀梁赤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升獻又刻孟軻書參焉今考之偽相實毋昭裔也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陽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正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

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詳字闕其畫亦必為蜀人所書然則蜀之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獨德釗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歷八年其石千數昭裔獨辦之尤偉然也公武異時守三榮嘗對國子監所模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誤蓋多矣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授寫非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板本為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猶以為官既刊定難于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

而監本亦難盡從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雠校之右本周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易注略例有邢璹注禮記月令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一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六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一十三科孝經四科論語八科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紀獨計今文猶三百二科迹其

文理雖石本多誤然如尚書禹貢篇夢土作乂毛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乎論語述而篇舉一隅而示之衛靈公篇敬其事而後食其祿之類未知孰是先儒有改尚書無頗為無陂改春秋郭公為郭亡者世皆譏之此不敢決之以臆姑兩存之亦鐫諸樂石附于經後不誣方將必有能考而正之者焉于止又刻古文尚書于堂而為之序曰自秦更前代法制以來凡曰古者後世寥乎

無聞書契之作固始于伏羲然變狀百出而不彼之若者亦已多矣尚書一經猶有古文在豈非得于壁間以聖人舊藏而天地亦有所護不忍使之絶滅中間雖遭漢巫蠱唐天寶之害終不能晦蝕令猶行于人間者豈無謂耶況孔氏謂尚書以其上古之書也當時科斗既不復見其為隸古定此實一耳雖然聖人遠矣而文字間可以概想則古書之傳不為浪設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于學官迺延士張真倣呂

氏所鏤本冊刻諸石是不徒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若粤虁之類學者可不知與嗚呼信而好古學于古訓乃有獲盖前牒所令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同附于石經之列以故弗克第述一二以示後之好竒字者識又安知世無揚子雲時乾道庚寅仲夏望日序

修成都府府學記　馮時行

紹興二十八年冬天子命中書舍人鄱陽王公出鎮全蜀明年四月至成都下車謁孔子廟顧見學宫圮毀不

治喟然而嘆且言皇上撥亂反正易干戈為俎豆開立

政化純用儒術常以萬幾餘閒手抄六經論語孝經孟

子戰國樂毅晉羊祜列傳及圖孔子與門弟子七十二

人像躬為敘贊頒之郡國藏之學宮以示惇勸以幸斯

文德至渥也成都西南大府當是時學校薦祭無位肄

習無所其何以仰承聖明休德亟命度材計工涓吉肇

事力不民役費不民取易腐敗而新之與新作而補其

闕凡四百楹皆敞豁靚深精堅嚴貢公來視成諸生東

自荆夔西極梁洋分集廡下懽喜鼓舞咸願記載傳之將來公以命其屬部沈黎守吏縉雲馮某俾叙其興作之由且繫以辭公名剛中字時亨其治蜀純用儒術其有得于經術者豈弟樂易之政無愧于前人詞曰梗楠于山魚龍于囦物生有元彬彬學宮蓄儲其中登爲卿公聖神宅尊滌除妖氛煥以堯文夏校周庠達于四方聲教洋洋皇曰岷蜀詩書之俗誰歟其屬振其殫墕孕其俊傑繄予近列西南巨屏綿絡參井惟公是命皇曰

往哉惟撫惟懷實惟汝諧漢有文翁千載吏宗汝惟其同公拜于庭皇亟其行虎熊旂旐公来祁祁致其肅祗先聖先師顧瞻顔傾心經目營亟命鼎新刋山浮川巨桴雲連徒旅闐闐已卯仲冬日旦氐中涓吉嘯工千趾俱升趨之烝烝各奮而登翔然其成煥然其明杳然其深公其省之邦人從之岌岌嶷嶷公升于堂而色而康嘉言孔揚諄復誨語如父如母邦人鼓舞歡傳萬口父兄師友更相進誘一日二日化行洋溢如風之疾惟皇

作極貴儒尚德百王之式惟公之賢受命于藩皇澤遐
宣斡旋樞機皇曰来歸蜀人其思樂石峩峩矢詩不多
千古不磨謹記

大成井記　　李石

外學吏李石作二井于成都先筮得巽揲之六三三九
而老之三坎☵焉曰此井祥也陽揺其精陽開其明水
湛乎深土溢乎津順所殁以免于險吾井其濟乎乃闕
地三尋有咫得食焉分東西為亭以大成名据象詞也

歲大荒落日清明大餘一十二小餘一千七百七十一

銘曰一奇而精六偶而盈此天地合水所未形我浚其原如海之溟派挹華滋分注以清我則不驟待其淵渟有綆之修此險之行爾汲爾學無敗厥成

修學記　楊甲

成都學宫自漢至今千餘歲祠殿講堂巋然獨存其西屬延三百楹壯麗廓大是為崇寧新學而歲久弊漏汙甚蜀連帥所統治繁夥月率一入學見諸生為故常講

席徹即上車去不暇按行或有意苴補破敗吏緣為姦
厚費府廩圬墁枝撐目所及以誣不察故雖數加葺亦
易壞淳熙二年六月敷文閣待制范公自桂林移鎮全
蜀始至謁先聖率諸生列拜庭下覧古歎息顧見屋室
陊剥木老石腐則慨然欲興廢于是諏畫講度核經費
虚實選吏程督刮絶蠹蠧自禮殿石室與今學官講誦
之舍師儒之堂黝闇缺落風雨入而鳥鼠宅者皆徹新
之葢踰年而役休沈沈翼翼嚴靚宏固為西南冠公来

新學延見多士與耆儒宿師考難疑義訓誨熟複自左右序生與四方之觀遊若弟若子望公辭氣容色揚厲奮發願識嘉績顯刻以毋忘公德公使甲記載本末甲辭不獲命則具著公惇本勸學委訓示後與蜀人所欲聲公無窮者為詞綴語下公名成大字至能吳郡人以儒長者治蜀有大惠利及民然其政發源實始興學其辭曰遠哉茲學循吏所作耡荒鑄頑爰初維藉築室考宮誘民其間被之書詩惠我後人聖有廟祀士有攸宇

相其喬木曰此千歲孰傾不扶以雨以風掃除壞汙起
自今公庀材鳩工左規右程執斤從之役徒蒸蒸迺崇
迺治毋有庳腐廓焉新宮以就爾士士曰樂哉其来翼
翼誦歌講讀金石屋壁公往睎成弁服在門揖之畢升
進退齊平公曰士子吾敬誨汝聖作斯學惟汝擇取盖
古有訓自本自根餘力則文以華其身滔滔利聲則非
我徒毋墮爾修媿此學廬士拜稽首載銘公言敢有斁
遺公忝在前井絡之區槁乾既濡民以順賴士勸毋怠

公歸廟堂我思維勩毋壞于成以詔来者

新修四齋記　李燾

蜀郡文學掾李浩蘇詵具書告丹稜李燾曰成都學者日增統帥陳侯懼學宫不足以容迺即公堂之左右更築崇寧廢趾新為屋二十八楹分為四齋疏為四十八牕髙爽靖深學者益趨焉總其成為錢一萬九千緡有奇經始于去冬落成于今春而秋毫弗以煩民此美事也諸生咸願有所紀述敢以告燾再卻而再至已迺喟

然歎曰營繕齋屋事固甚美雖勿記豈不槩然陳前而
纛私竊有感焉不可不為諸生評之盖聞古之士皆自
學學必有講習之處在家曰塾其曰庠曰序曰校盖各
因所處而立之名初未嘗有大小升降之殊也歲時朋
萃羣集有司于是取賢歛才推而上之其不率教者屏
之夫推而上之亦必有講習之處焉斯總名曰大學大
學惟王者之都得有是名非王都則名曰學而已故鄉
黨莫不有學謂國乃有學固已失之且庠序及校皆所

以名其講習之處云爾未始訂其處為序其處為校也亦未始曰庠不得名序序不得名校校不得名庠也昔孔子射矍相之圃蓋以魯君之命致衆而論士然則圃亦學矣豈必曰庠曰序曰校而後為學云乎哉若孔子固未嘗言庠序其言庠序則自孟軻氏始孟氏雖列三代學名而其義則專在養教及射修吾孝弟忠信而已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又嘗分東北西南上下左右或在廟或在國或在郊春秋冬夏所居各

異詩書禮樂所教亦不同如大小戴所記鄭康成蔡伯
喈輩所箋註紛然交加雖巧辨曲通之成理考正求定
終須捂擊況又增以成均米廩瞽宗辟雍膠射與夫三
靈五府別號異辭叢脞雜遝混為一條不可致詰先儒
悟其齟齬難以位置則從而為之説曰周兼四代之制
蓋一處並建四學非四學各為四處也然其説要未允
當姑置周勿問彼區區之魯而亦兼四代之制乎泮水
詩今且存米廩瞽宗辟雍膠射不少概見不知漢儒何

所依憑而公倡異端彊入它類疑誤學者葢其甚病在溺心以博末識古書之正僞更怵世資傅會緯說錯亂經言遂使後世人主惑其名而不究夫學之實籠絡牽聯惟恐漏落崇侈土木贅聚冠履于孝弟忠信所當脩者則未始致意焉其言豈不諄諄特其意倜倜然遠矣漢武帝幸從董仲舒等議建大學置五經博士舉孝廉增弟子員或獻雅樂則對三雍當時抑亦可謂彬彬矣然孝武實急功利士之精通秀穎者皆不肯游學游學

者特章句之儒初無益于成敗之數也逮孝昭欲救民
閒疾苦乃更召天下賢良文學以訪之則其所養竟非
所用此不究實之害也光武創業未及五載于傾側擾
攘之間亟立大學雖不免以讖決事而崇尚儒術有意
其推本之也孝明孝章是承是繼其後稍怠學舍鞠為
蔬園永建六年更造黌宇開拓房室舉郡國明經者儒
以充入之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游學逮本初
之元編牒數踰三萬郭林宗申屠子龍雖高尚其事亦

復周旋其間奬拔人物扶樹道教為諸生倡范益博等與聞國政深議不諱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假托如黄子艾晉文經稱疾卧家士大夫請見弗許三府辟召輒加詢咨隨其臧否以為予奪當時倘非假托得不謂盛乎要不可與先漢同日語曾無幾何旋遭鉤黨之禍議者反歸過于大學若是則學終無益于政祇有損爾是不然學之為王者事久矣化民成俗匪學莫繇顧用之何如耳後漢之學猶近古及其末造聲教廢于上風

俗清乎下百餘年間亂而不亡匪學之力與若郭有道名冠大學而超然塵垢之外不為好爵所縻正言直節峣峣獨全彼子艾文經終賴符偉明及林宗輩排斥計不得售禍發鉤黨大學何與也惜漢儒但指經術為祿利之路而不推本于孝弟忠信俾人自進修所用者狹爾本朝徧天下立學肇慶歷極于崇寧其得失之速有目共覩而三舍升降月書季考之法纖悉備具大率誘以祿利故未見豪傑之士卓然自大學興起者此則士

所共歎也夫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又何俟于誘若誘之空激令躁競不安命分是不耘苗而又揠之長者也獨明道景祐閒胡翼之治湖州學其規模去古差近弟子往来常数百人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其岀辭氣動容色人忽遇之不問可知其師為翼之也磨礲浸灌之功多矣慶歷更新大學有司請下湖州取翼之法以為大學法焉抑嘗聞翼之弟子各以經相傳授又别置齋舍榜曰治道凡欲明治道者肄業于兹如治民治兵治

溝洫治算數之類咸因其性而肄業焉劉彝蓋治溝洫
者至今猶以水利著夫豈茍然純用科舉為學哉及元
祐欲革元豐三舍詆訐苛擾之敝初命程正叔與顧子
闕孫莘老同更定學制三人議別置尊賢堂及待賓吏
師等齋實用翼之故事會胡完夫與正叔異趣事不果
行今天下立學皆徧師生相與言惟作文義詩賦論策
爾是猶日不給而況敢及科舉外事且徒飲食之而不
于是取賢斂才無怪乎自怠自棄者之多也今多有是

說欲減鄉舉十二三以其額畀郡國之學使學者繇是發身其得人未必不愈于三歲驟舉于其鄉者是或一道也而朝廷憚于改絃易調然好學者亦豈因是而遂輟其所好乎肅鄉侍講席嘗從容為上言乞稍變試文體格無若今之煨釀熟爛庶幾豪傑有以自見上甚鄉納趣令就直廬條具既得旨須再試即行會肅去位事亦隨寢若試文體格不變又不于是取賢歛才則郡國之學誠徒立爾必不得已翼之故事尚可倣依而馳騁

使學者不妨課試如式復于科舉外專精讀書且有以
自食無復營求擾亂優游厭飫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
所能比及成就則自當與古為徒謂學果無補于當世
吾不信也昔文翁初起學宮于成都市及元朔五年詔
天下郡國皆立學宮蓋天下郡國學宮實自成都倡之
後之為成都者于學宮不敢不致力雖迷國誤朝若崇
寧宰相其致力尤甚異時縱不說學亦必枝柱邪傾圬
墁赤白蓋虛矜偽以干縫掖之譽今陳侯獨能躬行節

儉削浮冗之費罷誇詡之燕日積月累瘢成大厦其視文翁減省少府用度以成就蜀諸生無不及焉其為德厚矣諸生盡亦思所以報之乎司馬相如雖文章冠天下然弗張四維似非吾黨揚子雲金口木舌真漢大儒而出處之際未免跋疐彼莊君平李仲元沈潛自遂莫我縶維洒可敬仰爾嗚呼繇文翁以来仕而顯者固多矣何君公趙志伯譙温等雖登三公君子弗貴也惟范景仁起寶元終元祐其進退雍容實光于莊李若景仁

斯不負玉堂石室云壽無徳之齒猥杖于鄉稱道不亂
則壽何敢其私竊有感焉者盖具此姑以復諸生其尚
交儆戒哉

重修至聖文宣王廟記　　蒲宗孟

夫茫昧窈眇浮于空虚運于兩間充牣于萬類而不息
天地之氣氣有逆順然而其施于物也無厚薄光明盛
大横于古今亘于日月籠絡于萬世而不絶者孔子之
教教有興廢然而其被于人也無遠近氣無厚薄而百

穀之生有不齊焉者過在播殖之人非氣之異也教無遠近而四方之學有不同焉者失在倡勸之人非教之弊也枯原瘠野可使為豐壤裔夷窮貊可使為中國耡耨之不勤鬬鑿之不工地雖美求其粢梁之收嬉戲孺子皆知其不可禮義之不脩忠信之不行人雖材求其聖賢之歸委巷小人皆知其不能告于人曰地不足殖而不耕是棄其地也告于人曰人不足治而不教是棄其人也棄地者將引而入于飢寒棄人者將引而使為

禽獸飢寒至禽獸之性發何所不有今四方學可謂至盛而持其術者可謂不棄其人矣然猶教化之所泱風俗之所尚與其講磨養育之具獨完于京師浸漬乎齊魯閩益而盛大于吴越惟夔為西南之陋當天下學者翕然響勸之時此邦之人尚不識書至慶歷詔郡縣立學今龍圖閣直學士廬江何公郯為郡别乘始能用文章理道感悟其俗于是人漸知讀書逮十餘年方有進士後又有以進士得科名者廬江公既去歷二十載傳

至于今秀民稍稍䓁出而為之倡者待其人尚如枯埇境墝而緇鋤闢鑿之不復加故窮歲月更寒暑終莫能豈乎所獲治平三年兵部郎中吴興陳公由三司判官出領本路轉運使入境之日悒然傷孔子之教不大被于一方迺下令風動諸郡使其守長掊集學子以德義錯磨其人守長承命處不敢懈各飭僚吏以尸教化䕫州刺史長沙賈侯率先諸郡整治序宇完壞補缺設為規程郡之人喜聞而樂從日謀于其家告于其父兄奔

走入學惟恐後時而不得羣于其間既至服勤詩書出入時又謀于其友告于其子弟率德勵行恥其身之不尊名之不高而孝父忠君之說不聞于耳日夜講解疲不知倦四遠之人執業而就學者交足在境學既盛諸生以孔子之廟卑隘毀墜堦不容立堂不容處奠獻之際設席無地宿燎無所又謀于其鄉告于其常所往来而聞于郡曰泮宫敗室安足為孔子之所居而稱吾陳公所以尊事聖人之意耶願輸財以新之是年冬孔子

之四十六世孫以尚書員外郎来為轉運判官樂陳公之不鄙擯其人能均齊人之教剔刮愚瞶不以遠近為間使皆議忠信守仁義以自治也懽然協力以終厥事又以其家之廟像及冕服之制合顏淵而下衣冠之飾授于刺史賈侯明年二月賈侯相址擇吉率其屬日從事于廟庭親畀匠指俾營俾搆官工私庸雜作衆治六月廟乃成豐宇廣厦明敞廓大中嚴孔子之座冕旒服章悉用本廟之制而顏淵已下從燕居之儀翼侍左右

并圖周漢巳来及唐之大儒二十餘人于壁間籩豆罍罇盡易去舊器使就潔嚴諸生將考于新宮又諆于其徒告于其長有請于學官曰始者入于學懼無承陳公之賜故羣趨而朋来既就講肄又恐無以謝陳公之教故勤行而力修術業既專所趣既明又嗟無以充陳公尊德事聖之意故率財以為廟今廟成而無傳諸生不任其責責在學官學官當有以施其職也宗孟曰然是誠學官之所宜為昔者魯作泮宮邦人是歌鄭侯修廟

韓公有詩宗孟典領學事實司文詞其初其卒又皆與諸生游泳于其間敢拜稽首刻詩廟碑詩曰

夔于西南有國自昔人罕詩書士罕縫掖誰為豐腴獨此墝瘠簡簡陳公初顧嗟感曰人則然其瞶可剔敎無遠近人自損益豈不在我示以標的使之得涂安往不適下令諸郡風動邦伯庶邦守長虔命蹴踖夔實有府庠序先闢方疏淵源灌漑枯瘠旋不踰時芃芃其稷既穫既耘乃漸乃獲公曰來觀驄馬白額旂旐茷茷紫綬

纁舄温潤其音以勉其畫杠梁其湍以拯其溺與之酬

酢升降同席與之坐起左右接膝匪棄伊教咸樂親炙

四遠承風笈負墳籍争來于夔奔走交迹人侈公惠衍

衍晨夕相視廟貌毁墜頽窄曰吾聖人是豈來宅鳩財

輸金願就更革吉日辛卯爰始斯役衆工勤事不待繩

廹衆板勤椽其均歷歷簷阿斯翬稜廉斯戟像貌有嚴

堂塗有赫是奠是饗神降無射公來在廟禮容莊惕公

來在泮天語恱懌克明克嘉有譬陋僻凡公之仁浸漬

洒滌孰為父兄不舞公澤邦人孔懷懼或淪失學官宗孟實任斯責作詩記始以鏤金石

重建州學記　徐粹中

世無不可成之材亦無不可善之俗舄鹵之地可使為良疇九夷之陋可使為洙泗其以為難者亦誠有所未至焉耳惟天下之至誠為能成天下之化天下之化育可賛也况于人乎君子之于天下也不患材之不成俗之不善患吾之誠或有未至是以無所不用其誠亦無

往而不化夔之有學本末載于舊紀歲久屋老常有震陵之憂紹興二十三年春吴興沈公自宗伯翰苑均逸侯藩由東蜀移鎮于夔會夏大水屋被漂墊公命相土更築于舊學之兆得高明爽塏之地并其廟遷焉横經有堂肄業有舍藏書有閣膳羞有所背山面江廟居其中肇工于秋九月戊申告成于明年夏五月辛巳總百三十四楹有來羣士其至如歸相率摳衣願識其實粹中嘗讀易之觀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且盥而不薦

者為化之誠也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之誠也是以為彖辭則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為爻辭則曰觀國之光利用賔于王於戲公之化于夔誠既至矣諸生其勉之異時觀光上國進用于朝人知勸勉相率以從善駸駸乎入于鄒魯之化孰不曰自今日始謹拜手為之頌曰夔之為州介于巴楚民生其間魚鹽商賈慶歷治平始為黌宇逮夫崇觀俊造接武我皇中興嗣復疆土闡揚文教增光烈祖建侯作屏以綏以撫二十七年禁

從分虎政未及施勸先庠序来相其居榱椽敗腐頽將
新之候時而舉會夏大水漫爲洲渚卜築惟新奐輪有
度民初墊溺未遑安堵公命賑之爰發倉庾泮宫之修
予来樂胥日者夜郎稱兵嘯聚三歲興戎未克攻取泮
宫既作因越爲虜鴟鴞革心好厥音吐在昔僖公修泮
東魯爰服淮夷頌聲鼓舞今也沈公道尊學古樂育人
材不問淳鹵達以至誠化如時雨乃會其入乃豐其貯
士不家食于焉游處匪命匪携率規蹈矩利用賓王陵

我鴻羽豈不自公肇開義府昔者孟軻聖道是輔韓愈稱之功不下禹粹中於公亦云斯語紹興一十四年八月初一日謹記

補夔州大晟樂記　張震

宋興百餘載文物具舉惟樂律之議紛然歷數大儒莫能定卒至大晟而百家盡廢于是鑄金尚方採石泗濵以班諸天下校學異時諸生類以時肄習春秋釋奠合堂上下之樂翕然雜奏以饗先聖先師盛矣自中原遭

變城邑為墟雖東南郡縣還定安集之餘而禮樂器用無一存者蜀獨以不被兵僅全而數十年間吏唯簿書獄訟兵食之為故謂儒者事特無訾省甚者竊取資几案娛玩之用此其于幸中又得不幸者也始夔有賜樂視諸故府十闕五六雲安舊為軍亦有賜取而合之不足則又搜取于他州鐘磬正聲中聲凡五十有六按圖為簨簴寘諸學宮每歲祀陳于庭雖備而不作尚庶幾存其意此夫子不忍去告朔羊之志也嗟夫古之禮樂不

可復見矣使器無廢壞猶有考焉而併與是去之獨何心哉助予為是舉者通判鮮于侃晉伯教授宋明孫晞亮隆興甲申十月甲子廣漢張震記

黔江修學記　　　　竇敷

紹興戊寅春二月西魏公僖被命守黔始至之日祗謁先聖顧學宫不治荒陋狭隘固已憮然及跪觀上所賜宸翰匣而藏之部室中則尤震懼不自安明年遂有意改建心思手畫度地辨方無不用其志乃取養士之餘

鳩工積材斵石陶瓦動以千計而無所擾于民又明年首建宸奎閣崇顯壯麗氣象宏廓而經天緯地之文鸞鸞回鳳之筆卓越煥爛光被江山又摹上所題大成字揭之禮殿之榱椽闓其蔽障飾聖像正十哲顏孟位築東西二序繪七十二賢于壁闢四齋設明窻淨几更講堂以嚴涵養正門閭以快衆目未逾年而工畢既畢屬敎書其事敎曰學校者乃禮義之所出政治之所本而公議之所在也古者獻囚馘于是受成于是論政于是

一官一職以至公卿將相皆出于是真為國者之先務也然鄭人遊于鄉校以議執政者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而謂子產仁嗚呼人有賢愚事有當否則世有謗譽當否在我謗譽在彼君子脩其在我者而已奚卹于彼哉若逆畏其議已而欲毀鄉校則其為人可知也黔舊有學學者不減旁近郡不以教養為急故散居郊野此豈知子產之言哉能無愧于孔子之謂仁者哉頃歲科

舉朝廷禁挾燭之弊嚴其科條數嘗督其事棘闈一開白袍百餘輩裹飯而前寂寂無譁須臾坐定不窺一冊文賦自成日未斜而出數心異之以為士固未可輕料也今公盡力于學又謹春秋二祀禮樂具備文物皆新前所無有當見千里之間父誨其子兄友其弟正衣冠事語言爭相洗濯磨淬来集于斯目覩雲章口誦王言其不負上樂育之賜異時陞薦必能起遐方而瑞天朝至于學問有暇欲議公之政其必曰尊主庇民奉法循課

新學校肅教化而我之父子兄弟誓不忘公他復何言

大貢院記　　　　　　　　闕者孫

國家用唐制以進士取士二歲大比士由州縣升者曰鄉貢詔有司進退之此貢院之始也太宗覽進士榜喜曰天下英雄盡在是矣當時以為美談余則曰自周鄉舉里選之法壞而士失其寓猶賴春秋戰國之間齊晉鄭衛之君以君子多寡為盛衰而田文趙勝之徒客多則彊士雖失周之寓然各隨其所寓而安至秦則忌之

忌之則殺之以為之害可以盡掩天下士而不知蕭何曹參陳平張良之徒則秦不能掩之也漢用秦士起漢則先收士于是惠文而下有選舉之法曰賢良曰力田曰孝廉曰明經皆其目也漢以選舉寓士故亦不失其寓王莽曹操睨先後之弱而欲襲之則又忌士士遇莽操如遇秦然秦不能殺蕭何曹參陳平張良之徒于前而莽操亦不能殺寇恂鄧禹周瑜諸葛亮之徒于後士之未易籠絡如此漢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

賤謂周貴士可也謂秦賤士則秦豈得而賤之哉唐因隋舊以進士取士其始也得士如狄仁傑張九齡姚崇宋璟裴度則亦能為唐彊而其末也如鄭朴楊知至則為唐之亡矣取士一也何始末之異也余觀太宗初興本有忌天下英雄之心既不能用秦之殺則欲以進士為餌而銷之吾取士欲以此銷士而乃誑人曰以此取士士不識吾心且已識則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吾將幾萬鍾幾千駟可要而来之哉識吾心者不来則来者

宜其為鄭朴楊知至之徒也國家取士用唐制累聖待士則非太宗之心所以得士上厲精求治思欲得天下士與共大功業今取士一塗而貢院實為進士取士之始則其容畧乎夔一路十五郡而合六都進士試于夔初無貢院以破寺寓之寺破尚可也而夔一城惟一寺一歲而天申會慶兩節郡臣子舍是可無以東向而祝堯也豈可又以之為貢院而二年一殘破之乎夔則寓貢院于此歷幾歲乎而不問也歲庚寅前侍御史王君

伯庠来鎮夔下車之明日慨然嘆曰託釋氏以見臣子之尊君貢多士以示諸侯之報國豈細故事而弊于前不問于後可乎况今取士惟進士一塗吾待進士試不薄俾士亦不自薄進士而後得士則貢院為郡第一事也下令創新之然退而顧公帑視民力則敝不可仰欲遲之則已下令郡進士鵠立待也于是公私之須皆一歸于節專力治之凡五閱月而成為屋一百一十間一毫不取于民民但見其成而不知其為力也則相與歌

之以為君曾為上耳目官知國體者君不薄進士是欲士不自薄進士得士而責上也君之為政可謂知其本矣君濟南人君之考君諱次翁嘗叅大政事先尭壽聖太上皇帝君自立不以公卿子弟官而世進士科令守一藩能不忘本如此視古以曲江題名為非以家有文選為過者何啻九牛毛耶貢院落成郡士屬余書輙記其月日云

成都贍學田記　　元羅壽

皇元誕受天命奄有萬方列聖繩承詔郡國崇學給田養士以風天下成都在蜀為會府昔以武定故所授多菜田少中大夫趙公世延使指蜀慨士習之頹弊教養未備無以承流宣化乃選秀民年二十上下者復其身補弟子員定章程樹令于學以明經治行為業步其地得其田經其畝制其域如市地法會其利入歲以為贍永業所輸入廪師弟子有度所司時其出納焉路總管張保同實總學政問以論語且曰茲學校之經賦也請

記諸石碑固不獲讓曰成都自丙申蕩于兵文物泯盡
搆治學舍才二十八年倚席不講士子怠散不能恒其
業盖所授學田僻遠未墾無所仰哺而然也才之不立
則有司將何以奉揚天休諸大夫可謂知所先矣教養
之道可謂周且恒矣既而惟之周官鄉大夫歲時登夫
家之賢者能者莫得攷其羣居族食以養以教之道其
或授田而自食其力大比禮而賓興之者非授之民也
與何治績之凝隆平之久也漢興崇儒興學增廣博士

弟子縉紳之盛至于環橋門者億萬計吾見其士類之多于周也未見其比隆于周也其故何哉噫燼秦之餘非六學之實也百家之言非聖道之純也修潔博習非道德之藴也冠帶委蛇非力田之質也文學賢良非夫家之秀也方領矩步非樂舞之節也傳疏章句非躬行之確也胡周之比隆也然猶察舉于鄉閭也不果其行者猶尠也降漢而下學校修而教樹戾文辭侈而士習浮矣科目盛而其進狹矣合而論之道與利而已矣上

以道求士之學也為道上以利誘士之學也為利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豈不信與是以漢之士不能并乎周後之求者亦莫漢之愈也蜀有材漢文翁始也前乎文翁也固不能洽先王之化厥後如鄉雲波頴之賢代見時出豈特比齊魯而已哉由是言之漢之士未始異乎周蜀之材亦未甞不炳然于漢也顧上之人所以造之何如耳方今車書大同厲學興化源流濂洛理道開明士不力田而得飽學于官不待察舉鄉閭而可受知

于公上無百家之雜科舉之累以荒其志矧少中公開教化之有則廩食養成之有資士之食于學者曷亦諒之公篤志厲行彊力不及何往先之愧也哉故既紀其實以告將來因著一言思講評于博聞之君子

## 廟學門記

鮮瑨

廟學三門之制禮經無明文瑨嘗踰巴蜀浮荆襄漢沔適梁宋鄭衛歷趙代晉蒲秦陝之學周咨弗能得元貞初職教成都視綿州學瓦礫中得宋故石碑修學門記

磨滅殆半而門制可攷云古營造法式以上天帝座前三星曰靈星王者之居象之故以名門先聖為萬世絕尊古今通祀袞冕南面用王者禮樂廟門之制悉如之世所謂櫺星及凌霄者承誤也今總府命大建此門凡柱礎門楔丹雘陛暨石牆陶甓黝堊之飾具如法經歷夏從仕實賛襄之厥功告成復請書其義于石以昭示永久俾無惑云

全蜀藝文志卷三十六